



春到二郎山

□刘乾能

或许因了四面环山,这座县城的风,只有雨水过后,才会变得柔软起来。吹面不觉杨柳风,朵朵花儿次第开。一场春的盛宴,就这样在二郎山下悄然开启。

办公楼紧挨着中医院,医院的门前空地上,栽满了梅李桃杏。上班途中,不经意间抬头,发现那里已是梅花簇簇,瓣瓣花香。每一树都伸着枝叶,探出花头,吐着花蕊,如云似霞,满树灿烂。在湛蓝天空的映衬下,它们开得恣意,开得热烈,开得浪漫,开得纯粹。

向阳大道两旁的绿化带里,诸葛菜也渐次开花了。用无所畏惧的姿态,将亮丽的色彩绽放给车辆和行人。

街口的天漏园,原是一处空地,后被改造成一家宾馆的后花园。今年春节前,院墙突然被拆掉,封闭的园子一下敞亮了许多,靠墙一侧的几棵樱树,也一下子凸现出来。此刻,樱树枝头缀满了一嘟噜一嘟噜红白相间的花朵,把清瘦的枝条变得十分雍容华贵。如果用恣意灿烂来形容那些花朵,一点也不显过分。这情景,恰应了白居易“小园新种红樱树,闲绕花枝便当游”的意境。

桃花山的桃花,此刻也是竞相开放了。桃花山原本不叫桃花山,不过是一片坡地,后来被老蔡流转过来栽上了桃树,成了他培育桃树新品种的试验田。不知是因为阳光充足土质肥沃,还是因为老蔡管理有方,那些桃树幼苗自打栽进地里,便铆足了劲地生长。

老蔡用他那把缠着胶布的剪刀,外科手术般地精心修剪。在他的照料下,桃树躯干粗壮,树冠宽厚。每年雨水一过,大家便三五成群,一路欢笑,直奔山庄。不为别的,就冲着那一山的红红粉粉。

只是今年的桃花山,大抵是少了游人,空余一树繁华了吧。

车沿雅康高速西行,一经驶出飞仙关隧道进入天全境内,迎面便是一片油菜花。昨天还只是绿中略透淡黄,今天一看,已是大片鹅黄,就在眨眼之间,它已变成一派金黄,决绝,浓烈,且透出不可夺志的高傲。金黄与翠绿之间,一畦畦的田垄泛着油黑的光。山野里,穿红着绿的农人,用律动的身影,勾勒出一幅早春耕图。

至于慈明湖的花,则不是用一朵两朵、一树两树这样的量词就能界定的。数百亩的樱树,开出一片粉色的花海。桃花李花也竞相绽放,那千朵万朵桃花镶成的湖堤,便如一条围在少女脖颈的丝巾,透出别样的韵味。

这个春天,花儿都总会以其张扬的个性,赶着趟儿,一树树,一枝枝,毫无保留地竞相开放,生怕掉了春的队伍。那些渐聚渐多的赏花人,弯弯的眉毛,暴露了他们由衷的欢欣。

春天就这样如约而至。春色里,一些事物开始变得明亮起来。每一片叶子的绿,每一朵花香的香,每一个在疫情中依然坚守的你,构成这个特殊的春天。



锁口,盆地中凸凹的村庄

□陈少华

从山梁到山沟,一个俯冲,让一个人的视线有力的停顿:有河流,有民居,有校园……更有一种声音给你一种亲切,春风一定会小心翼翼地吻上你的脸颊。

锁口,有锁之口吗?答案是众多的,一层层如泥土一样堆砌着你的身体。有锁无锁无关紧要,关键是来锁口,我们找到了现实与原始结合的部分,不是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固定生活,而是依靠着与生俱来的山水,一日又复一日,在阳光下晃出春暖花开的气息,然后在黄澄澄的秋天,让别人来分享丰收后说不出的喜悦。

两年前的3月,一个下雨天的下午,从县城出发,汽车沿着崎岖的公路盘旋。经过绿水镇后,因为正在修路,身子一下子便忽高忽低起来,摇晃得厉害,我突然有了晕车的感觉,遂打开了车窗。好在同行的老师们不介意冷,依然热情洋溢地谈论与锁口村有关的事情,还没到目的地,就有了一种激发文字的冲动,是春雨滋润的那种。看见桃花了,我一阵惊呼。是的,粉色的桃花只有零星几朵,比县城的桃花开得早,在突兀的枝头耀眼起来。来不及用手机拍摄下来,汽车一个急转弯,就晃了过去。

尽管早已是春天了,下车的那一瞬间还是感觉到了一些冷,大家都不得不撑起雨伞。是村办公楼侧面文化墙上的《锁口村赋》吸引了我:秦岭巴山余脉,仪陇营山之间,流江流域,河上有桥兮名锁口……文殊河,它是由文殊寺而得名,先前有人在文殊河上游的狭窄之处建有一石板桥,使文殊河中间部分微微张开,像一把锁的形状。传说村北猴坪山像猴,山底压着金猴一对,是文殊菩萨呈贡给玉皇大帝的礼物,怕金猴逃跑的出口,折枝为桥,此桥为锁口,村以桥名为锁口村。位于蓬安、仪陇、营山三县交界处,绿水镇和文殊场之间,古隶梁州,唐属蓬州,曾归邻县仪陇管辖,现为一个示范村,与猴坪山、水洞坪两山对峙,山高岭峻,沟壑纵横。

沿石级而上,醒目的“锁口村支教活动启动仪式”的红色横幅,挂在村委的廊栏上。支教的冯老师对我们谈起了锁口村的点点滴滴,她的个子不高,微红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。她是县中学的一级教师,也是锁口村幼儿园与小学教学指导员,据说她来回锁口村先前的泥泞路穿烂了好几

双雨靴,孩子的成长成了她一生的心愿。

二楼是教室,从一片朗朗的读书声中,一位年轻老师手捧着课本一字一句地带领着天真的孩子们朗读,我在窗外给他们拍照的时候,竟然没有一位孩子回头张望,但在十分钟的课后休息中,孩子们争先恐后地找我拍照,并给我做着各种造型的姿势,我一一按下快门,随后并让他们看看自己的留影……“有一天,鸡妈妈坐在草堆上孵蛋/过了很久,她觉得腿很酸/就站起来到河边去散步”这是山村孩子在自己的一幅画上写下的三行语句,看着这画,我仿佛触摸到他们一种淳朴的心跳,如奔跑的羊羔,一时间锁定了绿水青山。

桑树除肥大的叶片用去养蚕外,熟透的桑葚可以用来泡酒,也是锁口村家家户户招待外来客人最好的礼物。离开锁口村的那一晚,我们品尝到了纯正的桑葚酒,那黝黑透红的桑葚酒,如多年陈酿的葡萄酒一样,散发出诱人的清香。我不敢与他们相提并论,若能一杯接上一杯,也许只有豪爽的锁口村人了。

是啊,早在汉唐时期就有板楯蛮一族迁徙于锁口村,当初20多处的蛮子洞遗址,已成为板楯蛮的居住地。据专家考证,移居过来的板楯蛮就是锁口村人的先祖,当然还有就是清朝时期的“湖广填四川”来的移民,他们世代传承着川东北典型的勤劳朴实。

锁口村被列为第二批四川省传统村落名录时,锁口村人郑家治主编了《锁口村志》,它是营山县迄今第一部村志,对锁口村的自然环境、行政改革、人口的迁徙、经济民俗等进行了全面叙述,从中可以看到贫穷的传统村落,到如今发展成一个有村道的水泥路、具有特色农家小院宜居、宜业、宜游的新农村,一座新的村级行政服务中心,有学校、卫生室、村史馆、农家客棧、乡村影院,土鸡,剑鸭,野生鲫鱼——云水三千,近在咫尺,读懂《锁口村志》,就读懂了整个锁口村人的历史。

在锁口桥上,文殊河边,被春风吹拂的不仅仅是低垂的杨柳,还有盆地中凸凹的村庄,黑山羊,黑花生,黑瓜子……更有拼搏务实的锁口村人,一直沿着蜿蜒起伏的山脉,匍匐前行在中华大地上,奋力抒写着诗与远方。

公筷与健康

□杨力

公筷不是新鲜词汇,但一定是一个尴尬的话题。

早两年,我回父母家吃饭,提倡用公筷。父母虽然没当场反对,但眼光却异样。兄弟干脆把话挑明,是不是难得回来一次,不放心家人的身体健康了,抑或是怀疑谁有传染病?我无法解释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已经不是几代人的事了,倘若有一天要通过一双公筷来强调你我,是不是有点对亲情不恭对亲人不敬?可我并非心血来潮,正是珍惜亲情才有这样“大不韪”的想法,但在一屋的亲人面前反而显得另类。

其实,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因为一个朋友的经历。身体平素很好的他突然生了一场大病,一场手术暂时缓解了他的病根,让习惯于酒桌热闹的他安静下来。朋友出院后,但凡家里家外用餐,一律用公筷,我们也从不适到慢慢适应。也许一场病不一定和公筷的使用有关,但生病后有一些思考,能反思生活中某些陋习并努力改正一定不是坏事。

不过,好的习惯要在生活中推广并非易事。拿朋友相聚来说,中国人特别喜欢热闹,热闹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饭桌上一定要丰盛。古人有言“菜不摆三、筷不成五、席不成六”,讲的虽是礼仪,却也强调了招待宾朋哪怕只有一两个人,也不能只上两三道菜,所以千百年来,一桌丰盛的菜肴就是最好的待客之道。

问题来了,我们要在朋友们开怀畅饮时突然提出使用公筷,多数人都会无所适从。特别是哥们儿之间聚会,大口吃肉,大碗喝酒,快意情仇,尽在无拘无束之间,现在一下要小心翼翼使用公筷去对付,八成以为是多此一举。还有很多人为了

证明友情,恨不能“同衾共枕”,哪在乎让一双公筷来分清界河。所以,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,呼吁餐桌上使用公筷几乎就是一个说说而已的话题,因为响应者寥寥,抑或有人愿意响应也顾忌甚多,最终也都随了大流。

使用公筷的尴尬除了在亲人间、朋友间遇到,也几乎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,如工作餐。我们单位不大不小,曾经一度,工作餐实行分餐制,吃多少取多少。后来有人提出,分餐制的菜品太少,希望吃桌餐更丰富一些,于是尊重大家意见,一下又回到了上面说过的那种热闹式聚餐。有人也想使用公筷,这样菜品丰富了健康也保证了,但实际操作起来谈何容易,因为多数人不在乎,公筷最终成了摆设。

那天看过一个资料,两个人亲吻一次,会带来8000万个细菌病毒的传播。如果其中跳出来一两个细菌病毒捣乱,恐怕祸及的就不是一两个人了。庚子年仅仅是一种新冠病毒的捣乱,就带来了全球性的灾难,可见一种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,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的事。

从使用公筷联想到食用野生动物,我们可以看到,其实很多灾难性的危机都是人类自找的,如何顺应自然,和世上万物相依共存,而不是相克相侮,去人为破坏它改变它,这都需要我们自醒和警觉。同理,公筷使用貌似是一种个人行为,却与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,纵然是一个暂时的尴尬话题,但只要认识到位,迟早会有接受的那一天。

健康每一天,公筷不尴尬,才是一个人正常的生活态度。

摄影作品选登

复工复产忙



都江堰华瑞医院工地上,一名工人指挥吊装。 邹亮初摄